

是做到结合形势写作，二是根据剧团实力写作，三是根据当地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历史典故写作，四是结合演员本身的唱念做舞的实际能力与水平写作，五是结合当前的任务写作，六是结合着满满的乡土气息、浓浓的人间悲欢去写作。如此别开洞天的剧本创作理念与经验，更使他的每一部脚本都能落到实处，追魂摄魄，掷地有声。讲好中国故事，鞭辟有序，有理有据，有生有气。凡是人民群众喜欢的，那就是正确的、美好的。由他创作的流传广泛且具有审美价值的曲目、剧目、段子，多部作品已经成为二人台艺术的代表作，甚至是传世之作。这是因为，他懂剧种、懂音乐、懂唱腔、懂方言、懂风俗、懂演员、懂人物、懂导演。

特别指出的是，在柳志雄从事二人台艺术工作的50载岁月里，正值全国地方戏剧种面临严峻挑战的时期。他以其卓越的才华与不懈的努力，独领风骚，与广大同行携手并进，为二人台事业的发展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共同开创了一个生机勃勃的二人台新时代。他本人被官方与业内人士公认为“二人台晋蒙方言集大成者”“中国二人台第一编”。纵观其剧作及其搬上舞台的作品，无论从创作数量、艺术质量还是从影响的深度、传播的广度来看，都达到了同时代戏剧创作的巅峰水准。他的贡献不仅在

内蒙古，放眼蒙晋陕冀宁二人台的发展历程，乃至放在全国地方戏剧种同期发展的宏阔背景中考量，也堪称出类拔萃，成就斐然，是戏剧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里程碑。

我与他相识40余年，多次共同参与自治区二人台文艺会演的评审工作，同吃同住，交往甚深。柳志雄经常带着微笑给我叨故事、拉家常。我记得他说过，莜面窝窝烂腌菜，山药稀粥拌炒面，这是他儿时最爱吃的。我也记得，他参加工作后，从不与同行在同一口锅里圪捞稠稀，却独辟蹊径，胳膊窝圪夹上两条烟，揣上钢笔和墨水，找个僻静之处去开疆拓土。他无视娱乐圈的名利场，他敢在大庭广众高喊一声“《叔婶情》演了两千来场，我没要过一分钱！”这句话在当今文艺界财欲、物欲横流的年代，谁能说？谁敢喊！他还用浓厚的乡音土语和略带口吃的语调调侃着社会的千姿百态与所见所闻。

柳志雄，生在黄河边，奋斗在敕勒川，休歇在阴山畔。他的去世，是二人台艺术界的损失，业内人士会牢牢记住他。

柳志雄走了，安静地走了……

安息吧！老柳。

（作者系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顾问、内蒙古文史研究馆馆员）